

何怀宏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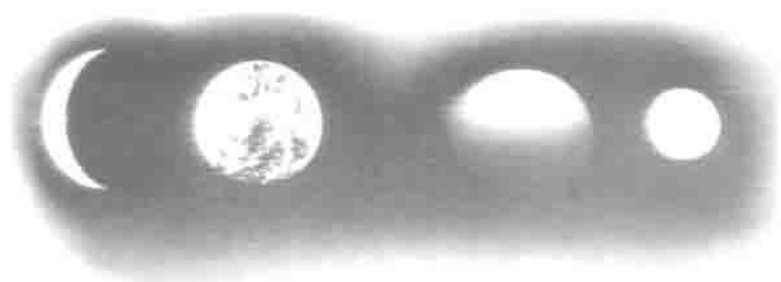
上 · 何怀宏 著

思想者文丛



社会正义与好的生活
梭罗和他的湖
渴望无限
蚂蚁的寓言
对思想的权力
正视死亡
心文道
精神的外在限制
都市散步
永恒的祈祷
雪人
荒野疾行





何怀宏散文

编者的话

近十数年间，散文在中国呈蓬勃之势。若按写作者的身分划分，大致可分为作家散文和学者散文。一般来说，前者长于叙事、咏物、抒情，后者长于说理、讲学、论道，均反映了各自的职业特征。然而，我们发现，不论在作家中，还是在学者中，都有为数不甚多的若干作者，他们的散文显现出了某种共同的品格，使我们难以根据职业将之归入作家散文或学者散文之列。他们往往是一些学者型的作家，或作家型的学者。但是，如果要对他们的共性作一更确切的概括，也许可以说，无论身为作家还是学者，他们首先是思想者。

这里所说的思想者是指：第一，拥有既具根本性又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由于个人禀赋和经历的不同，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也会不同，或社会，或文化，或人生，但必是一些具有重要精神意义的问题。同时，因为这些问题生长于他们生命历程的某个关键时刻，对他们具有命运或使命一般的重要性，所以又是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问题。正是对这些问题不懈思考，赋予了他们的作品以一种内在的连贯性。第二，拥有既具哲学性又真正属于自己的眼光。由于个人性情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接近各自问题的途径也迥异，或描述，或思辨，或感悟，但无不具有哲学的底蕴。同时，这种哲学性的眼光又是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体现了各自看世界的独特角度和方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决定了各自的语言风格。

《思想者文丛》旨在汇集具有上述品格并且在读者中业已产生相当影响的作者的散文作品，按作者单独成书，陆续出版。我们愿借此为读者提供一套尽可能完整的当代思想性散文精品，也为我们的时代保留一份有价值的精神资料。

1996年9月

目 录

生活随笔

- 冬日即景..... (3)
- 一件往事..... (6)
- 四个女孩 (12)
- 列车上 (16)
- 相撞之后 (23)
- 书斋 (25)
- 老友 (28)
- 便宜书 (33)
- 废弃的小楼 (36)
- 游子怀旧 (38)
- 雪画 (41)
- 雪人 (44)
- 冬泳的快乐 (48)
- 荒野疾行 (52)
- 都市散步 (71)

哲理散文

寂寞·····	(103)
生命与书·····	(106)
蚂蚁的寓言·····	(109)
生命的幸运·····	(112)
心存敬畏·····	(115)
正视死亡·····	(118)
珍惜生命·····	(122)
生命相通·····	(125)
承受困苦·····	(128)
永不放弃·····	(131)
平凡的日子·····	(133)
简单的生活·····	(137)
愿望井·····	(140)
心安草·····	(143)
我是谁·····	(146)
把握你自己·····	(149)
全面发展与片面发展·····	(152)
最重要的·····	(154)
道德的主体·····	(157)

人物·书评

渴望无限·····	(163)
哲学家的个性和思想·····	(224)
夕阳的宁静·····	(236)

梭罗和他的湖·····	(239)
事关梭罗·····	(252)
对思想的权力·····	(260)
本体的意义·····	(266)
中国、世界与我们自己·····	(272)
心灵的伟大	
——读《甘地自传》与《圣雄甘地》·····	(283)
迟到的四季·····	(291)
寻求共识	
——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	(299)

序跋·附记

伦理学的导引	
——翻译《伦理学概论》追记·····	(315)
一个可资借鉴的历史标本	
——《伦理学体系》介绍·····	(318)
生命的游丝	
——《若有所思》自序·····	(321)
注意那能够生长的东西·····	(324)
人类行为动机的透视者	
——《道德箴言录》译者后记·····	(327)
一本写给自己的书	
——《沉思录》译者前言·····	(338)
偿还一笔宿债	
——《生命的沉思》书前絮语·····	(347)

永恒의 祈祷	
——《帕斯卡尔文选》译序·····	(351)
爱的分析	
——《超越的爱》译者前言·····	(356)
探寻正义	
——《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引言·····	(359)
我与无我	
——《无我》后记·····	(364)
良心的省察	
——《良心论》序言·····	(367)
一种普遍主义的底线伦理学·····	(373)
重返童年	
——《珍重生命》前言·····	(382)
守望	
——《心灵瞬间》后记·····	(385)
解释中国社会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	
——《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代序·····	(387)
“选举社会”的概念	
——《选举社会及其终结》引言·····	(397)

生活随笔

冬日即景

70年代中，一个冬天的上午，我往呼和浩特市赶飞机，在青城餐厅里吃烧麦，三两二十四个，一共七毛五分钱，穿着大褂的服务员飞快地用手捡给我，羊肉馅，我慢慢吃着，对面一人也要了一盘，吃得很快，吃到一半时，刚放下筷子歇口气，过来一个衣衫破烂、满脸乌黑的孩子，手里拿着一个碗央求着：“省一口吧。”

餐厅里还有一位戴着直筒粗呢帽的黑脸汉子，袖着手逡巡着，突然走到一位用手绢擦嘴的顾客前：“不吃了么？”

一位老年人在我邻座上坐下来，是10点钟，吃饭高峰已过去。他的口罩推到下巴上，默默地在我旁边坐了一阵，在我吃完拿出一本书看起来时，他嘴里说起话来，饭厅太

吵，我把头伸过去问道：“什么事？”

“你能不能卖两斤粮票给我？”

我注视了他一下，他的牙齿脱落了好些颗，操一种似乎杂糅着好几种方言的口音。

我说：“不卖。我还有很多路呢，带的粮票只够路上用的。”

他没听到，手摸摸索索地去掏皮夹子，说：“我还有些钱，没有粮票了。”听到我再次说“不卖”就住了手。

我转而问道：“你是为什么事啊？”

他掏出两张纸，翻到第二页，指着下面一行说：“你看。”

那上面写着：“经研究同意，允许凌坤向上反映问题，希各地革命群众大力协助为盼！”最下面还盖有一个我看不很真切的公章。

我接过纸片自己看，原来他曾被判刑，他的脸迅速阴沉下来，不怎么耐烦地答着我的问话。

他原是呼市商业局干部，说他是逃亡地主，全家被赶回山东，他到处呼告，奔跑了八年，光跑北京足足有“二十五趟”，后因“破坏社会治安”住过两年狱。我不知道他这些年靠什么生活。

我说：“我没多少了，给你两斤吧，不要给钱了。”

我走的时候，他说道：“要我送你一段路吗？”我谢绝了，他也不勉强。

到了候机的休息室，我到得早，昨晚只睡了六个小时，翻了翻报纸，就感到两只眼睛总想闭起来了，沙发又很软。

到了11点50分，临上往白塔机场的机场大客车前，突

然有一位少女把一个提包放到我坐的沙发前，嘴里说：“我出去一下。”就走了，不一会，要上车了，她还未来，我把那个手提包交给服务员，就坐到了大客车的顶后面。

过一会，那个少女出现了，却对拿着手提包从她身边走过的服务员满不在乎、视若无睹，眼里满是一种不安的、不知所措的神色，在车下坐了一下，她又站到了车上，好多人望着她，连刚刚议论她可能神经有点毛病的两个军队干部也停住不说了，她的焦灼的视线望到了我，因为我已欠起身来，我说：“你是找手提包吗？放在服务员那里了。”她点了点头，下车了。

一会儿，引擎响了，车要开动了，有人叫道：“司机，等一等吧，还有个旅客呢。”好几个人附和：“等一等吧！”司机笑了：“她是一个神经病，父母是反革命，坐牢了，她也就疯了。”这一下大家都不作声了。我不禁又回头望了望刚走出来的那少女，她眼睛里有一种焦灼。

那个手提包是黑色的，上面画着一朵红色的石竹花。

一件往事

想起“文化大革命”期间，只有我知道内情的一件往事：

那时，我们那个地区最激烈的一段武斗已经过去，镇上的中学开始复课闹革命。我们一些家住得远的学生住在一间泥土地、到处透风的大寝室里。正是冬天，窗户上的玻璃早被砸碎，我们就自己钉上木板，还有一些缝隙就塞上稻草，冷风还是“飕飕”地灌进来，临睡前我们总把被子弄成一个圆筒，再把靠脚的一头用带子捆紧，有的还弄到一个盐水瓶，在晚饭时打上开水塞到被窝里，这样，晚上也就能有暖和的一觉了，虽然清早起来还是得调动全部的意志，有时喊“一、二、三！”大家一齐起来。

乡下求学的孩子也陆续来到。他们背着父兄节省下来的米，交到食堂里换成饭票，舍不得买菜，就经常吃一罐自己带来的霉豆腐或者萝卜干。捷足者先登，仅有的几张单人床已被我们先来的几个人占据，放在最靠里面的地方，后来者则睡在靠门几张摇摇欲坠的双层床上。

然而，学校里并没有什么东西可学，大家只是白天念语录、开批判会、读报，晚上念语录、听“新闻联播”，稍有几个刻苦者是在钻研60年代初发表的批判苏联的“九评”。每天晚上九十点钟，门就不断被踢开，那时，人们不习惯用手开门。

就寝前，好像是为了抵御室外的寒冷，房间里总会有一段热闹的时候：有时大家集中逗笑某一个人；有时两个人唇枪舌剑地斗骂，其他人添油加醋；还有的时候就动上手了，大家起哄，然后就跳出两个人来扭腰抱腿地摔上一跤，偶尔还摔成真的，这时就要有人上前解跤了；还有一些更粗鲁的玩笑或纯粹的恶作剧：几个人悄悄地接近某一个人，突然发一声喊，两个人拽手，两个人拽脚，让他的身体腾空，再冲上来一个人按住他的腹部，一起把他的屁股往地上重重墩几下；或者，谁不动声色藏起某一个人的东西，让他到处乱找，最后在他真要急眼的时候抛出，惹出哄堂大笑。并且，寝室中似乎还有一种无形中形成的舆论：经得起这些玩笑才算一条“汉子”，经不起的反而遭到鄙视。

有一天晚上，照例又到了这种热闹的时候，有一个外号叫“矮子”的男孩进来了，矮子是个乡下来的同学，年

龄不小，个子却不大，很能挑东西，我们总说他是被担子压成这样的，他进来把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钢笔放到床头就出去打水了。

这时，我走过他的床铺，正好看见他的钢笔，就顺手拿起放到裤袋里，谁也没有看见，然后走到门外，塞到一个墙洞里的横砖上，再走进来，等着看好戏。

果然，他很快就回来了，洗完脸发现钢笔不见了，立刻在床上床下找起来，没有找到，他就伤心地哭叫起来：

“谁偷了我的钢笔？谁偷了我的钢笔啊？”

然后用极厉害的字眼骂起来。

大家纷纷否认，我没想到一下子就变成这样，这就不是玩笑了，也就不吭声。

他哭骂累了，终于睡下了，寝室里也渐渐安静下来，我却好久睡不着。

第二天早晨，我起得晚，寝室的人都走空了，我洗完脸走回来，看着那个墙洞。

钢笔藏在墙洞拐弯向里的横砖上，从外面看不到它。……

我想了想，然后把手弯进去，轻轻一推，钢笔掉到手再也够不着的下面去了，甚至没听见响声。

那是一支黑杆的钢笔。

今天，我努力地，不无痛苦地回忆当时的想法：为什么要把它推下去，而不是拿出来交还给它的主人呢？

记得我当时想的是：这算不了什么，矮子太经不起事了，应该让他吃点苦头，磨炼磨炼，我甚至觉得这样对他

好。

当然，深处自然还有自己的顾虑：交出来也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这件事我当时很快就淡忘过去了，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却渐渐有一些不安袭上心头，尤其在那场浩劫已经过去，我想起在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中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的时候。

我曾经在我们那个省会的广场上目睹过一场血肉横飞的武斗，我及时爬到一根灯柱上，脚下的人们在挥舞着铁棒，广播车的喇叭被砸扁了，有人蒙着眼惨叫着倒下。

又有一次，我和几个小伙伴扒到窗子上看造反派审讯一个“农民老保”，他被蒙上眼睛，被周围的人们狠打，打完又浇水喷醒，到傍晚的时候，我们看见两个“走资派”被命令顺着柏油路拖着那个农民的尸体，扔到校外的树林子里去，据说那个农民也曾捅死过一个学生，是“罪有应得”。

那时候，在一片狂热的“革命”气氛中，带着一种要决定国家乃至人类命运的感觉，某一个人的生命和痛苦自然算不了什么。以这样的理由，就可以对别人做任何事情：审讯、侮辱、折磨、殴打……

我们那时候怎么就没有想到：损害到一个人也就会损害到许多人，开始是几个人受害，在众多的口中所占的比例太微不足道，简直就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痛苦，然后又多一些，再多一些，直到一场席卷所有人的大灾难发生。

我想，那时，我还小，还是一个旁观者，我如果再大